

一座千年帝陵，
神秘壁画和“天书”碑文揭示帝国大迁徙；
一段万里寻亲，
出土文物引来国际各方势力的巧取豪夺；
两座黑白磁山，
沙漠古城的特异地质神奇再现历史原貌……

西夏谜城

宋耀良
著

Mystery
of XiXa Castle

西夏谜城

宋耀良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夏谜城/宋耀良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9.4

ISBN 978-7-5321-3472-4

I. 西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1383 号

责任编辑: 于 晨

封面设计: 周志武

西夏谜城

宋耀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51,000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472-4/I · 2644 定价: 21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目 录

第一章

迷失的帝陵 /1

第二章

皇陵区的探洞 /12

第三章

墓壁画的秘密 /26

第四章

奇特的西夏字 /37

第五章

黑暗隧道中的洪水 /50

第六章

黑城遗址的故事 /60

第七章

子夜盗墓者 /73

目 录

第八章

第二代文字 /84

第九章

贺兰山中新刻文 /96

第十章

树上掉下的“山野人” /106

第十一章

伦敦拍卖行里的词典 /117

第十二章

科兹洛夫最后一次探险 /131

第十三章

中亚黑海之行 /145

第十四章

为葛利普送行 /157

目 录

第十五章

无人知晓的语言 /170

第十六章

绘在白绢上的地图 /180

第十七章

失踪的沙漠探险队 /191

第十八章

死亡流沙谷 /203

第十九章

追飞机的人 /213

第二十章

黄沙掩埋的古城 /222

第二十一章

解开岩石中的记忆 /234

后 记 /247

第一章 迷失的帝陵

一支由大型旅游车和面包车组成的车队在贺兰山东麓逶迤而行。当车队从苏峪口拐进去时，作为引导的那辆吉普车，突然熄了火。于是整个车队都停在道上。

时值初春，太阳暖融融，不少人从车里下来舒展手脚。

“这么快就到了？”华发参半的老教授狄克戎也下了车，问道。

“哪里！前头的车抛锚了！西夏皇帝的夏宫可是在贺兰山的深处。”考古研究所的陈昊达回答道，忽然，他又轻声问：

“狄老，你新招了位洋博士？”

狄克戎哈哈地笑了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今天你是第五个人问我同一问题了。”他转头寻找，也许想为他们引荐介绍。只见那一头金发的女子，正矫健地往山峰上攀爬。

“哎，夏纹，你去哪里？”他叫道。

那女子朝他摆摆手，没有出声，继续往上攀登。

“昊达，你跟上她，别出事了。”

山峰很陡峭，狄教授有点担心。这时他又得照应几位走近来的手持残碑墨拓片的学者。这支车队载的人都是参加西夏文化研讨会的。最近在深山里发现了西夏皇室夏宫，会议便组织去参观。不巧车又抛锚，借着这个时机，正好切磋学术。

陈昊达得到了指令，如脚底生了弹簧似的冲了过去。尽管他身强肌健，爬山却并不比那名叫夏纹的女子快。她已在小峰巅上站着

眺望了一阵后，陈昊达才爬上来。

“Can I help you?”他喘着气地用英文对那金发女子问道。

“可惜还是不够高。”那女子嘟哝道。她说的是中文。

“哟，你能说中文!”

那女子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回答道：

“我不说中文，说什么？爪哇文?!”

陈昊达愣在那儿不动了，满脸是惊讶。强劲的山风吹扑着，他摇晃几下，差点儿掉下去。眼前那女子，金灿灿的密发，高贵的天庭，细长的弯眉，翘起的鼻尖，收紧的鼻翼，身材颇长苗条，肤色洁白，分明是一位典型的西方女子。只是眼睛不是湛蓝，也不是湖绿，却是淡褐色的。

“别在那儿瞎猜了。我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。”

说着她拉起了他胸前的会员牌，“……哟，是考古学家！叫陈昊达……告诉我，这里有多少座皇陵？多少陪葬墓？”

站在巅峰上望下去，西夏皇陵历历在目。它们由南而北地列布在贺兰山东麓，黄河的左岸。巨大高耸的塔状棱锥形陵墓，显得肃穆巍峨。早春的太阳光，将它们拖出长长的影子，好像显示出对历史的深远影响。这就是被称之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皇陵区。

“九座有封号的皇陵，两座无封号的皇陵，七十多座陪葬墓，两百余座王公贵戚墓。……皇陵依次而列为太祖继迁，裕陵；太宗德明，嘉陵；景宗元昊，泰陵；毅宗谅祚，安陵……”

陈昊达如导游背课文似的，一口气说了下去。脑子里却在不停地寻思：怎么这个西方女子，说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呢？

“这么说十一座陵。那么西夏有几朝皇帝呢？……嗨，在想啥？问你呢!”

“哦，”陈昊达如梦初醒似的回答道，“共有十朝皇帝。景宗元昊

自 1038 年称帝，为第一朝皇帝，尔后至 1227 年西夏国灭，共有十代皇帝。头两座皇陵是元昊称帝后追尊的，葬着他父亲和爷爷。”

“那应该有十二座皇陵才是。”

“不，十一座。西夏九个皇帝有陵，加上葬着元昊爸爸的嘉陵和他爷爷的裕陵，共十一座陵。最后一个皇帝李睭为蒙古军所杀，无陵。”

“课文背得不错……可是你有没有听说，十几年前，有一座大陵被整个儿推掉了？”

“传说，查无实据。”

“查无实据？还是查得不够？”

“确切地说，无法查。那是部队在搞备战施工时推掉的，现部队早已开拔，而且那些当事者都复原转业，连问的人都没有。”

“是啊，怎么会没人想到那是皇陵……”夏纹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当时，无人知晓这里是西夏皇陵。第一个指出是西夏皇陵的，还是狄克戎老先生。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，要不说是‘西夏之谜’呢。”

“真是千古之谜。……但是，在狄克戎先生提出之前，还有一个人提出过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”陈昊达问道。

“瞧，那飞机从哪飞来的？”

正眯着眼眺望远处的夏纹，发现天边有一架小型双翼飞机。

“洒农药的飞机，简易机场设在南瓦堡北。”

“要是乘飞机在这片陵区上空看看，也许会有收获。国外有一种新的考古手段，叫遥感考古，我的老师波士顿大学的威尔逊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。”

“略有所闻。”

“英国著名的 Resland 史前遗址，就是由几位航空爱好者发现的。

他们乘着小飞机，发现地面上大片的玉米地里，有一块颜色长得不一样。秋天，犁过的土地上，又发现那块土地的颜色也不一样。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，后来发现那是一处大型史前部落遗址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想飞到天上去看看？”

“你能办到？”

“不，我只能陪你地上走走。”陈昊达大声地、又像背课文似的说。

“甩贫嘴！”

这时，下面的人大声招呼着上车，两个年轻人嬉笑着下山去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陈昊达披着一头的雾气露珠，驾摩托车闯进了宾馆大院。在接待处，他问道：“小姐，请问参加西夏文化研讨会的夏纹住几号房间？”

“现在太早，对不起，你不能上去找她。”

“不，我不上去。我有急事，挂通她房间的电话好吗？”

瞧他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，柜台小姐犹豫地接通了夏纹的电话。

陈昊达抢过来说道：

“飞机安排好了，请你马上下来……”

“什么飞机？会议不是还有一天吗？”

“瞧你，忘啦？！”

那头突然明白了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噢，我马上下来。”

放下电话，陈昊达绷紧的脸上，才现出一丝微笑，他坐在候客厅的沙发上，摸出一支烟，刚想点，见到墙上贴着“请勿吸烟”的提示牌，把烟放了回去。

不一会儿，夏纹走出电梯。她穿着丝绸花衬衫，还是那条合身的名牌 Lee 牛仔褲，外披一件苹果绿色的风衣，脖颈系着红丝绸围巾。在波士顿留学多年，她的衣着、步态、气韵风度，活脱脱一个西方女

子。尤其是健步快走时那披散在肩上的一头金发，一耸一耸地。任怎么也不能想象出如她所说的：土生土长在这儿。

陈昊达同她握了握手，不禁摇摇头。

“怎么？”夏纹问道。

“你这身打扮，恐怕会惹麻烦。……走吧，不管这些了。”他拉着夏纹胳膊就往外走。

“你，满身酒气嘛。”

“昨晚，我拎了瓶珍藏多年的贵州茅台，就去南瓦堡北的机场，找那位飞行员。我与他有过一面之交，知道他是个能豪饮的家伙。我和他对饮了大半宿，直到一瓶茅台都干了下去，才答应带我去陵区上空转一圈。不能多，只给二十分钟，要不接下来洒农药的油就不够了。”

“这不违反纪律吗？”

“啥纪律，在这里办事凭交情。你去后面坐稳当了，我要发动啦。”

说话间，他的摩托车点着火后，就冲出宾馆大院。陈昊达今年二十四岁，上海华东大学考古系毕业，在宁夏的西夏考古所当助理研究员。昨天，自他见到夏纹那一刻起，在心中就涌出了可为她上天揽月的冲动。

透过路旁飞闪而过的钻天杨，看到那峥嵘巍峨的贺兰山仍笼罩在藏青色的晨雾之中，山坡下那辽阔的、生长着低矮灌木的台地上，飘浮着乳白色的雾气。夏纹有点儿担心这时候即使升空，怕也见不着地面的状况。

陈昊达却宽慰她说：“太阳只要升上树梢，那田野里的雾气就会消退。”

简易机场坐落在村外山坡的南端，依照自然的坡面，略作平整夯实后，就用作飞机跑道。一架双层机翼式的安二改进型农用飞机，正停在机坪上，几位地勤人员已经在为飞机检测、注油而忙碌。

摩托车在一排平房前停下。正好一位胖乎乎的男子从平房里出来，陈昊达上前拉着他介绍说：“飞行员朱平，我的哥们！她是夏纹，北西大学西夏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助理。”

“Welcome you are visiting!”

朱平满脸堆笑有礼有节地同夏纹握握手，随即拉了拉昊达的衣角，把他引进平房里。“你怎么带了位外宾来呢？”

“她不是外宾，她……”

“金头发，白皮肤，耳朵上挂着黑宝石……还说不是！”

“她真不是外宾，你没听她说‘谢谢’，说的是中文……”

“眼下老外都能说这两个词。不行，我不能带个外国人上飞机。”

“怎么又不能了？”

“我要带个老外上飞机，可犯大纪律了。”

“啥纪律哎，贺兰山，皇陵区，又没啥可保密的。”

“你来这里没几年吧，你不知道。这四百里贺兰山，可是祖国西北的第二道屏障，山里坦克部队、导弹部队可多着呢。我不能带老外上飞机，不能！”他斩钉截铁地说。

陈昊达急得原地转了两个圈，突然他走出门去，招呼着夏纹。此刻夏纹已在远处停机坪看他们操作。

“夏纹，你过来，对，你快过来……对大朱讲讲你要看什么。”

“噢！”夏纹应声健步而来，红丝绸围巾和金发一起飘拂着，在场的所有男子都驻足注视着她。“谢谢你能帮助我，我想寻找一座失落的陵墓遗址，想从飞机上看看西夏皇陵区南部的地表，有没有特别迹象，这是航空考古……一种新的考古手段……”

夏纹正说着，朱平摇晃着脑袋，禁不住地赞叹道：“我算是服了，服了……这洋妞的国语说得这么好！都好过我了！”

“我跟你讲，她不是洋人，她是中国人。”陈昊达再一次强调。

“你叫她把护照拿出来看看，上面准是写着 USA……”

“夏纹，你有护照吗？”陈昊达问。

“没护照。一回国，护照就交了。”

那年头，开放还不完全，出国回来，外事处头一桩事就让你把护照交了，由他们代为保管。

“瞧，不敢拿出来吧。”

“道理不明摆着，眼下，有护照的是外国人，没护照的是中国人！你有护照吗？”陈昊达反问道。

“我当然没护照……可我不能带外国人上飞机，除非领导同意。”

“等领导来了就晚啦，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不能上去啦！”陈昊达真是有点着急了。

自然，夏纹也明白怎么回事。她对那位固执的飞行员说：“朱平同志，我这模样，确是带来不少误会。我不仅是中国人，还是地地道道的宁夏人。我家住在东沟村，贺兰口外的东沟村。你去过贺兰口一带吗？”

“去过，山沟里有不少岩画。”

“对，就是那儿，村外东边有一座古代烽火台，上面有几块大石头，小时候常爬上去玩……”

这回夏纹讲的宁夏土语，朱平听得傻眼了。“我们村里像我这样黄头发、金头发的有好几个，只是我更纯一点。”

这时，那些技工、地勤人员、搬运农药的民工，都围拢过来。他们小声地指指点点、评头论足。有的说：“现在老外说国语好的多啦，还有学方言的。有一位老外用陕北方言唱陕北民歌，你根本听不出是

外国人。”

另有一位说道：“不过俺村后炳正他二妹，也是金黄的头发，我们都管她叫黄丫。”

“哎，有一次俺在长途汽车上，见一个女孩，真跟西洋画里的女孩一样，一打听，同俺还是一个镇的呢。”

这时陈昊达忽然发现了什么，来了灵感。他问朱平道：“你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银川人。”

“你先瞧瞧我的眼睛，眼珠是黑色的，是吗？你的呢，不是黑色，褐色的。你不是纯种汉人。你知道吗？八百年前，银川这一带是西夏国、党项族人。后来元朝又有四万阿拉伯军团的士兵留在了宁夏没有回去。宁夏人多信伊斯兰教，打那时开始的。所以这里的本地人，血统上都不大纯，有点西亚的基因，夏纹可能更明显和特别一点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上飞机吧，我算是服了……开了眼界。”朱平摆着手，又摇晃脑袋说。

安二型飞机迎着风，呼啸地冲上蓝天。此种飞机主要用来喷洒农药，而不是观察地面目标，所以它的舷窗既少又小，几乎无法看清地面，而驾驶舱又狭又小。在征得驾驶员朱平同意后，陈昊达把机舱门拉开了。强烈的风灌进机舱，使得飞机左右摇摆不定。已经到达陵区上空，地面的雾气尚未散尽。

“老朱，飞低点……再低点！”他大声喊道。

陈昊达找出一根绳子，系在腰间，他让夏纹拽住另一头，自己大半个身子探出舱门外，观察陵区的地表状况。强烈的气流吹拂着他，头发都飘拂到脑后。他扯着大嗓门喊道：“告诉大朱，让他往偏东南方向飞！”

早春的太阳升上树梢，贺兰宾馆里开始活跃起来。用完早点后，参加西夏文化研讨会的与会者们，三五成群地在走廊外、阳台上或客厅里交谈议论。满头银发的狄克戎，一边同人打着招呼，一边匆匆地上二楼去。他敲着 206 室的门，却没听到里面有人应声。这时，宾馆服务小姐过来，说道：

“夏小姐，一早就出去了。”

“一早？……去哪儿？”

“不清楚，是考古所的陈昊达带她出去的，说是飞机安排好了，去天上看看……”

“简直像说暗语嘛。难怪吃早饭时就没见夏纹。小姐，能不能把她房间门开一下，我要取份资料。”

宾馆小姐似乎面有难色。狄老取出一份会议名单，指着说：

“你看，夏纹是……所长助理。我，看我胸前的会议牌，狄克戎……所长。明白了吗？我要到助理那儿取份资料，在上午的会议上用。”

“无论你们是所长还是助理，对我来说都是客人，客人不在时，我不能开门让别人进去。这是我们的服务守则。”宾馆小姐坚持说。

“哦……”狄老这回没了主意。

正好路过的考古所所长罗世明问明了情况后哈哈大笑：“狄老，这回难住你了吧。小姐，先把门开了吧，回头我跟你们的值班经理说一声，算是他批准你了。哈哈，小姐你干得好，你知道挡了谁的驾吗？我们这个西夏学领域里，最赫赫有名的大权威啊！只有你才敢挡他的驾，佩服你！哈哈。”

这位风趣的罗世明所长，一路哈哈地舞动着手臂走开去了。

“对不起，狄老。”小姐开了门后，又解释说，“罗所长把整个宾馆都包下了，所以他说可以，我就能为你开门了。”

“没事，你做得对。”

待房门关闭之后，狄老在沙发上稍微坐会，定定神。这房间只要夏纹住过，就会有一种闺房的气息。狄老说不出是因为什么。实际上他与夏纹之间的感情，已经超出师生之谊，有点像父女之情。狄克戎一生未婚，自然无儿无女，他早就把她视作自己的女儿。此次她从波士顿大学学成回来，在狄老的内心深处，这份情感更加深重醇厚。

他开始寻找他所说的那份材料，从桌面上、抽屉里、柜子里；又打开行李袋、手提箱。他小心翼翼地翻寻，似乎他要寻找的已不限于那份工作上的文字材料。直到听到外面的喧哗声扬起，许多人拥到隔壁房间的大阳台上，他才住了手。

他也走到落地窗外的阳台上。原来人们正在观望皇陵区上空的一架双翼飞机。它飞得高高低低很不平稳，似乎遭遇到剧烈的气流颠簸。忽然，从飞机上抛出一个人的身影，挂在了飞机下面。

“瞧，有人在做特技动作，哈，这个难度可不小。”

“大概在做航拍吧，拍陵区的照片。”

“很可能是拍电影，警匪打斗片……”

隔着几丈远，狄老见到罗世明所长也在隔壁阳台上观看那飞机。

“罗所长，怎么回事？谁允许飞机进皇陵区拍电影的？”

“没有人允许啊……怕不是在拍电影吧。哈哈，真是乱弹琴，怎么洒农药飞机也进了皇陵区！”

“皇陵区应是禁飞区，万一飞机掉下来砸了皇陵怎么办吧！”狄克戎还在那里吼吼地叫。突然间，他心里格登一下，想起那宾馆小姐说的“去天上看看”，莫非是他们？

“罗所长，今早你看见陈昊达没有，就是那个去年进你们所的海学生？”

“没有哇，他怎么啦？”

“不好！……飞机看样子要往下掉！”

边上有人大叫道。

“啊，真的，飞机失控啦！”

“罗所长，快通知消防大队，赶赴皇陵区！”

隔着几丈远的阳台，狄克戎大声喊叫道。说话间，那飞机斜斜地、摇摆地冲向了地面。在它触地的一瞬间，立刻腾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，接着传来爆炸的巨响声。狄克戎脸色苍白，打着寒噤闭上了双目。